

明辨善恶



抉择未来

曝光

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的血腥迫害

【明慧网】天津女子劳教所原为天津市板桥女子劳教所，二零零四年改名为天津女子劳教所。天津女子劳教所是残害善良人的人间魔窟，特别是未扩建前的五大队阴森恐怖。到了秋冬季节，居住在潮湿冰冷的屋里，多数人身上长满了疥疮。乍一进来吓的都不敢睡觉。屋里有暖气设施，但从未启用过，那是等来人参观检查摆样子用的，许多人夜里冻得无法入睡；第二天五、六点钟就得起来干活，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五十岁以下都要扛一百多斤的麻袋包装车卸货，有一次我发烧还扛了 27 包；有的人缝坐垫手都变形了。对那些坚定的大法学员，下工后还要罚站，不让睡觉，有时叫坐在马扎上，双手扶膝、闭眼、坐正两小时，就算睡觉了。吃得不如猪食，生虫子的面蒸出来的馒头可以当石头用。恶警们逼迫大法学员放弃修炼，不放弃就遭暴打，有的被关在木笼里，吊在里面无法移动。

二零零零年，大法学员**付少娟**被恶警逼问还炼不炼法轮功，他坚定的说“炼”，因而被恶警铐住双手吊了一个星期，放下来时四肢变形不能站立。二零零一年初，一个叫**黄学珍**的学员，因背诵《论语》而被**恶警韩金玲、寇娜**教唆吸毒犯**乔洁**暴打，牙齿全打松动了而不能进食，乔洁得意的说：我把你里面打烂了，外面还看不出来。这还不算，**黄学珍**又在纷飞的大雪中被罚站四五个小时。那次被暴打罚站的有二三十人。

二零零零年底，大港区一姓**曹**学员，四十多岁，因绝食抗议被绑在床上强行灌食，两颗门牙被撬掉，大小便时恶人也不让动，拉尿在床，直到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才被送到医院。然而在二零零一年，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加歌颂劳教所邪恶的干警们，说他们对大法学员如何菩萨心肠，并举例曹某学员在绝食期间如何受到恶警们的照顾，给她洗被子做垫子，住院花了四万多也是劳教所支付的（曹说过住院费是家人交的），说曹某因此被感化。为了配合宣传，劳教所给曹某送去五千元以上的人民币，而这些钱是恶警们号召大法学员捐款而来：你们不是行善吗，曹某经济困难，身体不好，捐点钱帮帮她吧。而后对曹某说是劳教所对他的关怀，真是一幅流氓嘴脸。

天津武清县的**祝立敏**五十多岁，二零零一年因坚修大法被判三年劳教，本来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邪党六一零破坏了，一双儿女无人照管走上了歪道，**恶警夏春丽**对她百般折磨迫害，关押打骂也没能使她放弃修炼。二零零四年秋祝立敏父亲过世，**恶警窦玉萍、李青**送她在父亲的灵前呆了不到十分钟就催她返回，亲戚哭着给了她二百元钱，这钱在返回的途中被恶警吃喝付了饭费，要知道祝立敏是个农村妇女根本没有经济来源啊！只有恶党的劳教所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她精神恍惚，可是没有人性的**夏丽春、刘小红**还把她单独关了半年之久，每天铐在床上，手腕血乎乎的，连大小便都不让出屋，因呼救喊冤，嘴被打得又肿又烂。本来一个很健壮的农村妇女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至今还在劳教所遭受迫害，恶警们可随意给加期。

刘淑萍，四十九岁，杨村人，夫妻均修大法，多次被非法抄家。其夫因此流浪至今不知去向，生死不明。她被六一零绑架到洗脑班时孩子才十一岁，从洗脑班直接判两年劳教，受尽百般折磨，期满后又被当地六一零劫持关押了两个月，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再判劳教两年，而邪恶的六一零却对病重思念女儿的父亲谎称其女儿放回后又去贴标语再被判刑，其父在绝望与悲愤中离开了人世。如今刘淑萍在劳教所被迫害五年了，虽然期满仍不放回，这就是邪党鼓吹的“法治”。

二零零三年，大港区的**焦麟慧**，被恶警夏春丽指使的吸毒犯折磨毒打，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腿和脚肿得像两根木桩，什么鞋也穿不进去。象这种非人的折磨在劳教所比比皆是。

二零零四年，劳教所搬进了扩建的四层楼，迫害变得更加隐蔽，寂静的深夜经常听到来自无人居住的四层楼上疯狂的暴打声、惨叫声、断断续续的反抗声。他们专门成立了外称三大队、内称“攻坚队”、专门酷刑转化大法学员的魔窟。这些毫无人性的邪恶之徒们为了得到升迁、嘉奖，残酷迫害行善的修炼人群，金钱驱使他们变成了嗜血的动物，一些吸毒犯为了能尽早出去，被恶警利用的非常顺手，完全成了恶警们的流氓工具，这样的魔窟是遍及全中国的。

可是天津六一零魔头**宋平顺**在今年五月十九日纪念邪恶的劳教局成立十年大会上极力的、无耻的给它涂脂抹粉，又是“和谐”又是“稳定”，八年“四无”九年“安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如何能掩盖的了这无耻的谎言？！

恶警名单：

一大队：大队长 郭玲 刘体霞 二大队大队长：夏春丽、张春艳

恶警：潘玉秋，冯静，郝维，王琳，黄晓琳，廖晓立，董青，马蕾，王晓楠，樊某，罗某

世界需要真善忍



转告他人有福 撕毁害己

明辨善恶



抉择未来

进一步曝光邪恶的天津板桥女子劳教队的罪行

做恶太多，屡现阴魂

二零零六年七月底的一天傍晚，二楼一大队楼道灯火通明，所有白色日光灯全部打开，并有人挨班询问谁会编“中国结”。几天后，楼道两端的铁栅栏门上各挂出一个大“中国结”并贴了一个“福”字。从此每天一擦黑这里即灯火通明，直到次日早上。大家都很诧异，猜测着可能是有警察或什么人看到不干净的东西，想以此避邪。这真是可笑，这些警察们不止一次的表白不相信其它空间生命的存在，现在公开的自打嘴巴。

后来得到证实：该队**大队长郭玲**在某日下午四点左右看到一短发女鬼。另有一**小队长廖晓玉**也看到了，据说只有头没有身子，还时不时露出一口齐齐的白牙。以前还有警察看到过没有头只有身子的鬼，也有人半夜时分听到过有凄惨哭嚎声。据说这些听到、看到的阴魂只在恶警宿舍周围活动，吓的恶警不敢单独行动，去厕所和洗漱都是结伴同行或让女囚陪着。

这些恶党的打手们，真是到了黄河都不死心，看到阴魂纠缠与见到棺材之间还有多远的距离呢？！可是就是这样，他们还不知回头，真是可悲！

流氓恶党豢养出来的无耻恶徒

二零零六年十月份左右，劳教队里开始架线，在每个监室内安置视频监控系统，包括厕所、洗漱间都安了。监控系统总操作台设在所里。通过操作系统，任何人随意就可以看到女学员楼内的任何角落，包括厕所。这是严重的侵犯人权、剥夺隐私权的违法行为。女学员们洗澡时只得躲在摄像头的下面，当然这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未婚女学员一到要洗漱时又愁又怕，身心受到巨大伤害。

敢问所有参与此事的警察：你还有没有人性？难道你没有妻子、母亲、女儿或姐妹？你们安装监控到底是要干什么？你们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来满足你们鸡鸣狗盗的齷齪之心？现在，受到同样迫害的劳教队犯人都在大骂、痛恨劳教队，并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板桥女子劳教队这种无耻、下流的污浊行径并予以揭露、制止。

从六月份开始，劳教队每逢接见日卖东西，家属看到样品付钱后只换回一张白条给学员。当然东西不仅比外面要贵上几倍，更谈不上质量，有时甚至一、两周之后才兑现。经常是：发到学员手里的荔枝馊了，桃子烂了，一箱奶马上要过期了……。学员们纷纷写信嘱咐家人不要买东西了。不久前，一位大法弟子的家属因近两年都没有见面，特地从南方赶来接见，并带来四大兜好水果。恶警以安全检查为由扣下了，最后到该大法弟子手里时，只剩下四个大袋子里装了可怜的几个水果。他们这种行为无异于大白天抢劫的土匪。古有言曰“盗亦有道”，而如今这些中共豢养的恶徒们其人格之低下已连土匪都远远不如了。

警匪一家，狼狈为奸

劳教所利用吸毒犯、盗窃犯等迫害大法弟子早已是公开的了，那些劳教犯中很多人恶习不改，甚至在中共恶党的那些恶警们的言传身教下越“教”越坏，频繁进出劳教队。一个名叫**范志毅**的聋哑人，曾因帮助恶警殴打法轮功学员而立功受奖，被减期三个月。她今年四月份出所，十月份又回来。一大队队长**郭玲**闻讯立刻去三队要人，因为这都是恶警的心腹宠儿、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得力帮凶，正是恶徒求之不得的。还有吸毒犯**吴丽敏**、**宋佳**等人都属此类。这些迷失了自我的人们在中共恶党“劳动、教养、改造人”的魔窟里一步步的走向完全的毁灭而不自知。

迫害现状

超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恶劣的食宿条件（冬天水煮萝卜，夏天水煮洋白菜），大法学员们都严重营养不良。刚被非法关进劳教队，都被强迫观看《天安门自焚》和《焦点访谈集》等充斥着烂鬼谎言的东西。所有的学员身心都备受摧残和侮辱。

坚定的大法弟子们都被长时间闷在楼里，不允许下楼，最短的也有十几个月没接触过户外的空气和阳光了，每天被强制坐板凳，能活动的距离只是寝室到卫生间几步的路。

大法弟子**张智红**被非法劳教期限快要到了，她的身体已被迫害的非常虚弱，曾在六月份摔过一次腰，仍被安排睡在上床，每天爬上爬下艰难无比，疼痛难忍，恶警还命令所有人不准帮助她，利用各种邪恶手段折磨她。

大法弟子**张俊已**被非法关押两年多，恶警经常辱骂她，纵容不法人员打她、咬她……由于长时间被迫害，她的精神越来越恍惚。

恶报不断，正告恶人

恶警冯连慧，其女儿出生时就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疾病；有的恶警出车祸，有的动手术住院，有的家人患上癌症，成了植物人，等等。在此我们再一次正告恶人：不要继续助纣为虐了，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让你们思考和醒悟，难道你们真的不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吗？你们真的铁了心要做中共和江魔头的陪葬吗？！你不爱你的妻儿父兄吗？你忍心看着他们也因你的恶行而遭到天谴吗？停止你们罪恶行为吧！曾经和正在遭受严酷迫害的大法弟子们，用尽一切机会启迪你们本性中善良的一面，还在期待你们良知的复苏，如果你们在这样的大善大忍之下，继续以怨报德，那等待着你们的，只能是在无间地狱的惨烈的惩罚中偿还了。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